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

从地理概念来界定丝绸之路之路则有「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这样的划分似乎更为清晰。追溯缘起，丝绸之路早期是在北方，「绿洲丝绸之路」是主要通道。我们本书中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在揭示丝绸之路时空背景的同时，主要追溯和研究途径宁夏的「绿洲丝绸之路」及其文化遗存，同时，也涉及「草原丝绸之路」及其关联。

宁夏境内丝绸之路文化研究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

俄 军 杨富学 主编

薛正昌 著



宁夏境内丝绸之路文化研究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宁夏境内丝绸之路文化研究 / 薛正昌著.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4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
ISBN 978-7-5423-2965-3

I. ①宁… II. ①薛… III. ①丝绸之路—研究—宁夏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2604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项目负责: 白 鑫
责任编辑: 牛文斌
封面设计: 徐晋林

宁夏境内丝绸之路文化研究

薛正昌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 插页 4 字数 311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5423-2965-3 定价: 48.00 元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是西部这片热土所孕育出的灿烂杰作。如今随着考古发掘及文献释读的深入，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出版关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的图书数以千计，并且每一时段都会有新的论著问世。“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就是在以往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学界关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最新研究成果的一次梳理与总结。

总 序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之路。这条古老的商路在今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却是中华民族得以向全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古代中国文化得以与西方文化实现交流,成为相互影响、融合,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合璧之路。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互相交往的产物,是东西文明相互撞击的结果,这才是丝绸之路的真正文化价值所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通过丝绸之路,中西文明第一次接触与交流,并在以后的交往进程中共同进步。季羨林先生曾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文化。由于丝绸之路的影响,我国的敦煌和吐鲁番是这四大文化体系在全世界仅有的两个交汇点。从人类发展的愿景来看,对文化汇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吐鲁番。”

敦煌、吐鲁番作为四大文明汇聚之地的代表,毋庸置疑。除此之外,长安、于阗、龟兹、楼兰、张掖、武威、天水、西宁、固原等

地也都莫不以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而著称于世。穿越西北的丝绸之路不仅是重要商道,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甘肃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上唯一不变的交通干道,也是丝绸之路历史遗存最典型、最丰富的地区。而地处丝绸之路咽喉的河陇地区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之地,更是多种文化交融荟萃的枢纽。敦煌文献与石窟艺术、吐鲁番文书与石窟、居延汉简与悬泉汉简、黑水城文献、藏文文献等大量古代的文化遗存的相继发现都令世界震撼。丝路文化也逐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最为耀眼的部分,以致对其研究成为东方学诸多学科领域内最为突出的内容之一。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是甘肃这块贫瘠的土地所孕育出的灿烂杰作,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甘肃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西文化交汇的要道和各民族交融的前沿地带,必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如今随着考古及文献的不断发掘,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产生着浓厚的兴趣,在国内外学者的努力耕耘下,获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截止目前,有关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方面出版的图书数以千计,而且研究范围正日益扩大,每一时段都会有新的学术成果涌现。

甘肃学术资源丰富,然而就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而言,无疑应首推敦煌学、丝绸之路史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三者可并称为拉动甘肃学术研究走向世界的“三驾马车”。甘肃教育出版社

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立足本地,传承文化,追求特色,出版精品”的原则和方针,先后推出了大量优秀的敦煌学、丝绸之路史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著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推重。这套“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的策划与出版,正是该社突出“敦煌文化”与“丝路研究”主导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些选题又都和丝路沿线纷繁复杂的民族历史文化问题息息相关。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是一套综合性学术研究丛书,从不同方面探讨丝绸之路沿线历史、宗教、语言、艺术等文化遗存。和以往的有关丝绸之路文化方面的论著相比,本套丛书有自身个性,即特别注重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在充分掌握大量最新、最前沿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内容的选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整套丛书也力求创新,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延续性,其中的各分册图书,在该学术研究领域都有一定的创新性。当然,这12册图书只是国内敦煌与丝路文化的部分成果,我们今后还将进一步通过出版续编的方式逐步完善,竭诚欢迎各位同仁的参与、批评与指正。

文丛的作者,既有成就卓著的老专家,也有青年才俊,更多的则是在这一领域有着突出成就的中年学术骨干。本丛书从策划到编辑,得到了诸位作者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从完善书稿到认真校对,都付出了不少辛劳,从而保证了书稿的写作质量和出版质量,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此外,不少年轻人,如甘肃省博物馆的赵天英,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的彭晓静、王东、张海娟,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志鹏以及兰州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的研究生俄玉楠、史淑琴、阿尔斯兰、史亚军等都参与了本丛书的具体工作,孜孜矻矻,乐此不疲,保证了丛书编纂工作的顺利完成,这里致以深深的谢意。

俄军 杨富学

2014 年元旦

前言

丝绸之路的得名，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的定义，它主要是指公元前 2 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横贯欧亚的陆路交通干线。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都由这条大通道来承担，由于往来于这条通道上的物品以中国古代的丝绸为大宗，便有了“丝绸之路”这个名字，这也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认同。当然，中外学者对于“丝绸之路”的阐释与定义并非完全一致，但从空间、时间和研究范围来看，丝绸之路的要义基本都吸纳进来了。

丝绸之路，像一条望不到尽头的纽带，将古代中国与欧亚大陆连在一起。在历史的长河中，丝绸之路带给欧亚大陆的不仅是商品的交易——中国带去的丝绸、漆器、瓷器、造纸法、印刷术、火药和冶铁等，西方带来的各类植物、玻璃、珍禽异兽等——更是文化的交流，古希腊、波斯、伊朗等国多种文化与中国文化随着贸易往来在这里碰撞、交汇与融合，诸如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文化宗教等，即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此外，中西方的商人、僧人、官员、使者等也往来于这条大通道上。因此，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文化交流之路、商贸往来之路，也是中西方各阶层友好人士往来之路。

从地理概念来界定丝绸之路，则有“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之别，这样划分似乎更为清晰。追溯缘起，丝绸之路早期是在北方，“绿洲丝绸之路”是主要通道。我们本书中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在揭示丝绸之路时空背景的同时，主要追溯和研究途径宁夏的“绿洲丝绸之路”及其文化遗存，同时，也涉及“草原丝绸之路”及其关联。

“绿洲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演进主要在我国西部。通常，学术界将横跨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划分为三段，在中国境内有两段，宁夏正当东段北道必经之地，即从长安，沿泾水北上至甘肃平凉、宁夏固原（古原州），再

沿清水河北上出石门关(固原须弥山石窟)抵甘肃靖远(古会州)县,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抵达敦煌。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控制了西北大部分地区,这条通道受阻。丝绸之路改道,出长安沿泾水北上至陕西彬县(古邠州)即拐向甘肃庆阳(庆州),沿甘肃环县北上至宁夏灵武(古灵州),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抵达敦煌。徐苹芳先生说:“丝绸之路是一项国际的、线路型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所反映的是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正确认识世界不同文化如何融合共存,有着极重要的意义。”^①李学勤先生说:“不深入考察西部的文化,便谈不上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全貌……中国古代文化与境外文化的接触,主要的路径是通过西部,包括西北和西南。所谓‘丝绸之路’的原始,很可能应大为上溯,其间蕴藏着许多奥秘,有待大家来开发。”^②正是从这些方面来说,书写和研究丝绸之路宁夏段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

丝绸之路的研究,尤其是近十余年间对丝路东段北道宁夏段的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我在阅读资料的同时,实地考察过一些地方,也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先后出版的《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1998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固原旅游文化与开发》(2000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宁夏历史文化地理》(2007年宁夏人民出版社)等书里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丝绸之路文化的内容。近年,也有数篇相对集中的研究丝路的文章在《江汉论坛》、《兰州大学学报》、《现代哲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有了这些前期的研究成果,应该说对于写好这本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宁夏境内的丝路文化遗存,既是整个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宁夏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地域文化的意义上审视丝绸之路文化,不但再现了宁夏在历史上的重要地理位置,也凸显了丝路文化在地域文化层面上的特色和亮点。

总体上,本书较为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了丝绸之路在宁夏的时空发展与演进过程,是大丝路文化视野下的一种框架结构,内容相对宽泛。其特点在于:一是梳理了丝绸之路在宁夏段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走向变迁,包括重大历史事件;二是将进入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宁夏境内的4处遗址(固原古城、须弥山石窟、开城遗址、固原北朝和隋唐墓地)单独列为一章,围绕每一处遗址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现象,从遗址的缘起到遗址的核心内容、目前的保存状态等,尽可能写得丰富多彩;三是在大丝

①徐苹芳《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文明》2007年第1期。

②李学勤《从中亚到长安》序,《中国文物报》2011年12月7日。

路文化背景下,将历代在宁夏的移民、自然地理意义上衍生和承载的各种文化现象也纳入进来,如长城文化与历代帝王在宁夏、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西征带回西域、中亚的“回回人”等;汉唐以来的“番客”早已进入中国,但作为影响一个新的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却是在元代。这是大丝路背景下通过战争形式迁徙的一种移民,因而将这部分内容也纳入其中;四是尽可能吸纳近数十年间与丝路文化研究相关的新成果,尤其是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五是文字表述尽量通俗,以增强可读性,尽可能吸纳新的研究成果,以增强知识性。应该说,本书的内容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丝绸之路文化在宁夏的遗存和多元文化的表现,为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相对多元的丝路文化现象,包括丝绸之路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战略研究等。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内容之前大多已独立成文,成书前虽然作了整体上的梳理、删削与整合,但有些内容难免出现交叉,甚至个别地方有重复之嫌。书名虽为《宁夏境内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但内容却远大于地域概念。由于学力与资料等原因,加之时间仓促,疏漏与舛误难免。书稿有幸忝列“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系列,欣慰之余却多了遗憾和不安。虽然,感激与谢忱皆出自于真诚的心意。

作者

2013年春天 银川

目 录

第一章 丝绸之路在宁夏的走向与变迁	(001)
第一节 “汉简”记载的丝绸之路	(001)
第二节 艰苦开拓的岁月	(003)
第三节 繁荣昌盛的萧关道	(015)
第四节 承前启后灵州道	(029)
第五节 继往开来六盘山道	(042)
第二章 丝路文化生成的地理环境	(055)
第一节 泾水与周秦文化	(055)
第二节 贺兰山与阴山;环黄河而生成的丝路多元文化	(065)
第三节 大山与黄河写就的历史画卷	(073)
第三章 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089)
第一节 固原古城	(090)
第二节 固原北朝和隋唐墓地	(120)
第三节 须弥山石窟	(139)
第四节 开城遗址	(160)
第五节 丝绸之路古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机遇	(195)
第四章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与影响	(197)
第一节 石窟文化	(197)
第二节 丝路文化的延伸	(203)
第五章 大丝路文化的折射	(245)
第一节 长城守护宁夏	(245)
第二节 历代帝王幸宁夏	(257)

第三节 大移民造就的塞北江南	(271)
尾声:丝路文化的魅力	(287)
后记	(291)

第一章 丝绸之路在宁夏的走向与变迁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经中亚通往中亚、西亚、北非及欧洲的陆上贸易大通道,也是古代中国与亚欧大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20世纪90年代的学者,根据丝绸之路所经过的不同地域和环境,将原来所说的丝绸之路冠名为“绿洲丝绸之路”或“沙漠路”,把途经北方草原的路冠名为“草原丝绸之路”,把途经海上的冠名为“海上丝绸之路”,把自云南进入缅甸、印度的路冠名为“西南丝绸之路”。我们这里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也称沙漠路),穿越宁夏境内的就是绿洲丝绸之路。依丝绸之路的分段和走向,宁夏境内为东段北道。汉唐丝绸之路主要走向为长安—凉州道东段北道,五代、北宋时期主要走长安—灵州道,元代以后主要走六盘山道,即后来的西(安)兰(州)公路。

第一节 “汉简”记载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背景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始于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但此前的丝路活动就已经开始,以考古出土丝绸实物看,中国的丝绸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传到印度和欧洲,古代欧洲人称其为“塞里斯(Seres)”。位于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古墓(苏联戈尔诺阿尔泰省乌拉干河畔)群,考古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丝绸^①。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开始反击匈奴,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大军进击河西匈奴,取得河西走廊之地后,设置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同时修筑烽燧、亭障,安排屯田,以保证丝绸之路畅通。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只有西晋时期中国短暂统一。期间,战乱对丝路有一定影响,但丝路活动总体上还是处在上升时期。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人先后占据河西、陇右地区,丝路受阻,唐朝与西域各国的来往一度经过北

^①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面的回鹘汗国,当时称为“回鹘道”,实际是唐朝贞观年间开通的“参天可汗道”。宋夏对峙时期丝绸之路再度受阻,且由于政治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13世纪蒙古兴起之后,丝绸之路再度复兴。明代以后,海上丝路兴盛,陆路远不如水路重要了,丝路逐渐开始衰落。

丝绸之路,首先是商贸之路。在商贸交往的过程中,中亚粟特胡商,草原游牧民族匈奴、突厥、回鹘人等都是中继者,充当了向导的角色。除丝绸之外,中国通过丝绸之路运销到西方的还有铁器、瓷器、漆器、茶等,西方输入的商品有农作物(如苜蓿、葡萄、胡桃等)、金银器、珍宝、香料、玉器、玻璃器等。其次,是文化交流之路,包括文学、艺术、科技、医药、宗教、习俗、歌舞等领域的交流,对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繁荣有着重大影响,尤其是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

汉简里的丝绸之路

汉简,是两汉时代遗留下来的简牍。作为重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汉简记载了秦皇汉武以来西北地区的社会情况,也记载了丝绸之路的走向和中西交通的全貌,是研究两千年前西北历史地理文化的重要资料。

上世纪30年代发现的居延汉简、悬泉汉简,里面记载有较为详尽的丝绸之路里程,把从西安到敦煌的整个线路连接起来了。两地汉简列出34个地名,分别记载了七个路段所经过的县、置(置是综合性的邮驿接待机构,包括邮、驿、厰、厨、传舍、骑置等)和区间里程,把丝绸之路分为四段,宁夏固原为长安西北行的第二段。按当时区间里程的记载,固原道最为捷径,其走向从长安出发,沿泾水河谷西北而行,经平凉、固原在甘肃靖远过黄河,抵达武威,再出河西走廊。“这是当时东段的主要线路,是官员、使者和商旅的首选。只有当这条路线受阻时,人们才选择另一条路线”。^①

研究者认为,汉代长安到敦煌有两条线,其中一条是主线,一条是辅线,主线就是途径高平(今固原)的通道。已出土的居延汉简,对汉代长安通往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道与驿站里程已有记载:

月氏至乌氏五十里
 乌氏至泾阳五十里
 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
 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①

这应该是汉朝人对丝绸之路走向与里程的最原始记录。泾阳,是西汉时期设置的县,在今甘肃省平凉市安国镇泾水(河)之北岸油坊庄^②,属安定郡所辖。通常,典籍里记载泾阳县在平凉西北,东汉废。北魏时复设,为陇东郡治所,北周时废。简牍记载了丝绸之路经过高平,在乌兰关(今景泰县东)渡河到达河西走廊武威的线路和里程,是对丝绸之路早期途经固原的见证。张德芳先生在研究汉简关于丝绸之路文献时,对以上汉简所列月氏、乌氏、泾阳、平林置、高平五个地名的距离作过测算,认为这五处相距240汉里,折合今天的公里约100公里^③。历史文献记载与地方考古发掘基本是一致的。

汉简里的里程记载,为丝绸之路的走向提供了准确的历史记录。同时,汉代人 also 评判了丝绸之路的捷径和走向。以汉简记载来看,和平时丝绸之路东段北道是必经之地,固原是古时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使节、商人、僧侣等途经较频繁的地方,是丝绸之路由长安前往河西武威的捷径。

第二节 艰苦开拓的岁月

周穆王西巡与固原出土的西周马车

《诗·小雅·大车》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这是说周道像砥石那样的平整,像箭那样的端直。这样的道路虽然是只供统治阶级所使用,但由此可以看出周朝对道路的修筑还是很重视的。

固原境内的泾水、清水河流域,是黄河的支流。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固原地区的文明史,也是伴随着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而推进

①西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二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②李春茂《平凉古地名初探》,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

③张德芳《从汉简材料看汉晋时期丝绸之路全程的走向和路线》《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的。固原开发较早,自周秦以来,固原(大原、高平)的地名就不绝于史书,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地下考古表明,原始社会早期,我们的先民就活动在这里。周朝,固原已进入其势力范围。周穆王时,固原与周边的戎族(玁狁)不断发生战争,直到周宣王时期,在固原(时称大原)境内仍进行着反击戎族的战争。《诗经·小雅·六月》里描写过壮阔的战争场面,“出车彭彭,旗旐央央。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汉书·匈奴传》载,“宣王兴师,命将征伐玁狁,诗人美大其功”,说的就是诗人对战争得胜后的赞美。这是宁夏历史上第一首描写战争场面的古诗。周宣王战败后曾“料民于大原”,旨在补充兵员,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进行人口普查的文字记载。20世纪80年代初,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孙家庄发掘出土的西周时期的墓葬车马坑,出土了不少重要文物,如兽面纹车轴饰、鼎、簋、戈、戟、车轴、銍铃、马镳等230余件,此外,还有陶器、玉器、穿孔贝壳等。这些出土的青铜器的文化意义超出了其自身的价值,再现的是西周统治势力进入宁夏南部的历史,彰显着西周文化早已逾越宁夏南部的六盘山。

汲冢(今河南汲县西南)出土的战国竹简,其中有《穆天子传》五篇,记述了周穆王游行四海,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周穆王西游会见西王母的路线,后人各种考证和说法。其中较为流行的说法是:穆王从镐京(西安境内)出发,过山西、河北,环黄河北行到河套一带,穿越内蒙古、宁夏再到青海、新疆,在昆仑山与西王母相见。另一种说法是从镐京出发,沿泾水穿越古丝绸之路进入固原后,再抵达甘肃武威,最后到达中亚的吉尔吉斯^①。

周穆王,名满,昭王之子。传说周穆王周游天下,《穆天子传》记载了其西游的经历,包括与西王母相见的过程。造父是周穆王时期最著名的养马、御马的高手,相传是颛顼帝的后裔。周穆王十三年,造父驾着八匹神骏之马拉的大车,载着周穆王,有大队人马随从,从镐京出发而前往西域。周穆王一行无论从宁夏北部渡过黄河,还是穿越宁夏南部而过,他们都走在古丝绸之路之上。

《穆天子传》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部小说,故事虽然近于神话传奇,但书中对于西部各族人民和风土人情的记述,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西部的认识,也反映了中原与西部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更是反映了周王朝与西部各民族频繁往来的悠久历史。《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巡的故事里,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他赠西王母以丝织品,西王母馈送他以玉石

①岑仲勉《穆天子西征地理概测》,《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